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六十一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唐紀四

起柔兆閏茂四月盡疆圉大淵獻六月凡一年有奇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上之下

天成元年夏四月丁亥朔嚴辦將發

凡天子將出侍中奏中嚴

外辦此時未必能爾沿襲舊來嚴辦之言而言之耳

騎兵陳於宣仁門外

唐昭

宗天祐二年勅改東都延喜門為宣仁門又唐六典東都東城在皇城之東東曰宣仁門南曰承福

門陳讀曰步兵陳於五鳳門外從馬直指揮使郭
陣下同

從謙不知睦王存乂已死

存乂養郭從謙為假子及其被誅事並見上卷

本年二月時諸王不出閭者皆在禁中故存乂死而從謙不知從才用翻

欲奉之以作

亂帥所部兵

帥讀曰率下同

自營中露办大呼

呼火故翻

與黃

甲兩軍攻興教門

唐昭宗之遷洛也改延喜門為宣政門重明門為興教門五鳳

門蓋宮城南門也唐六典曰洛陽皇城南面三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教右曰光政

帝方食

聞變帥諸王及近衛騎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蕃

漢馬步使朱守殷將騎兵在外帝遣中使急召之欲

與同擊賊守殷不至引兵憇于北邙茂林之下

憇去例翻息也

卽莫卽翻

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

李紹榮必已遁矣

獨散員都指揮使李彥卿及宿衛軍校何福

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帝為流矢所中

李彥卿蓋即符

彥卿存審之子散悉亶翻校戶教翻中竹仲翻斌音彬

鷹坊人善友扶帝自門樓

下至絳霄殿廡下

鷹坊唐時五坊之一也姓譜善姓也堯師善卷門樓興教門樓廡閭甫翻

抽矢渴憊求水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

憊音閭省昔景翻酪

歷各翻乳漿也凡中矢必傷血悶者得水尚可活飲酪是速死也

須臾帝殂

年四十二

李彥

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斂廡下樂器覆帝尸而

焚之

覆敷又翻自此以上至是年正月書帝者皆指言莊宗莊宗好優而斃于郭門高好樂而焚以樂器

故歐陽公引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之言以論其事示戒深矣

彥卿存審之子福進全斌

皆太原人也

李彥卿後復姓苻與何福進王金斌皆以功名自見

劉后囊金寶繫

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引七百騎焚嘉慶殿自師

子門出走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奔南山

洛陽之南入伊川皆大山

宮

人多逃散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各令自取樂

器珍玩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都城是日李嗣源至

嬰子谷

考異曰莊宗實錄云今上至鄭州聞變今從明宗實錄余嘗按嬰子谷在鄭州境

聞之

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為羣小蔽惑至此今

我將安歸乎戊子朱守殷遣使馳白嗣源以京城大亂

諸軍焚掠不已願亟來救之乙丑嗣源入洛陽止於私

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嗣源之入鄴

也前直指揮使平遙侯益脫身歸洛陽

前直指揮使領上前直衛之兵

劉昫曰平遙即漢平陶縣魏避國諱改陶為遙唐屬汾州宗白曰後魏以太武帝名燾改平陶為平遙

莊

宗撫之流涕至是益自縛請罪嗣源曰爾為臣盡節又

何罪也使復其職嗣源謂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

王微吉弔翻言善巡徼宮闕及皇城內外坊市以待魏王繼岌繼岌莊宗嫡長子也西征而還未至示若待

其至而嗣位然淑妃德妃在宮供給尤宜豐備韓淑妃伊德妃先在晉陽宮蓋

莊宗都洛之後迎至洛宮及其遭變不從劉后出奔時在宮中也按淑妃韓氏本莊宗元妃衛國夫人也德妃

伊氏次妃燕國夫人也劉后之次在三越次而正位中宮雖莊宗之過亦郭宗韜希指迎合之罪也五代會要

曰同光二年十二月冊德妃淑妃以宰臣豆盧革韋說為冊使出應天門外登輅車鹵簿鼓吹前導至右永福

門降車入右銀臺門至淑妃宮受冊於內文武百官立班稱賀通鑑書二年二月冊劉后蓋冊后之後至十二

月冊二妃也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為國家捍禦北

方耳

歸藩言欲歸真定為於偽翻

是日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

之下

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意帥讀曰率上時掌翻

嗣源面諭之曰吾奉詔討賊不

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為紹榮所隔披猖至此吾

本無它心諸君遽爾見推殊非相悉

悉息七翻諳也願究也詳也盡也

勿言也革等固請嗣源不許李紹榮欲奔河中就永王

存霸從兵稍散庚寅至平陸

從才用翻唐書地理志曰括地志陝州河北縣本漢

大陽縣天寶元年太守李齊物開三門以利漕運得古亦有篆文曰平陸因更河北縣為平陸縣九域志縣在

陝州北五里隔大河

止餘數騎為人所執折足送洛陽

折而設翻

存霸

亦帥衆千人奔鎮奔晉陽 辛卯魏王繼岌至興平聞

洛陽亂復引兵而西

復扶又翻

謀保據鳳翔

向延嗣至鳳

翔以莊宗之命誅李紹琛

莊宗已殂故不書帝而以廟號書之也李紹琛反於蜀被

擒見上卷

本年三月

初莊宗命呂鄭二內養在晉陽一監兵一監

倉庫

監工衙翻

自留守張憲以下皆承應不暇及鄴都有變

又命汾州刺史李彥超為北都巡檢彥超彥卿之兄也

莊宗既殂推官河間張昭遠勸張憲奉表勸進憲曰吾

一書生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

不自愧乎昭遠泣曰此古人之事公能行之忠義不朽

笑

張昭遠儒者也故勉成張憲之志節其後昭遠避漢高祖名止名昭

有李存沼者莊宗

之近屬

考異曰唐愍帝實錄符彥超傳云皇弟存沼薛史歐陽史彥超傳作存霸莊宗列傳薛史張

憲傳但云李存沼按莊宗弟無名存沼者存霸自河中衣僧服而往非今日傳莊宗之命者也或者武皇之姪莊宗之弟別無所據不敢決定故但云近屬余按莊宗謚光聖神閔皇帝唐愍帝實錄即莊宗實錄也愍閔字

通

自洛陽犇晉陽矯傳莊宗之命陰與二內養謀殺憲

及彥超據晉陽拒守彥超知之密告憲欲先圖之憲曰

僕受先帝厚恩不忍為此徇義而不免於禍乃天也彥

超謀未決壬辰夜軍士共殺二內養及存治於牙城因

大掠達旦憲聞變出奔忻州

九域志太原府東北至忻州二百里此以宋氏徙府

後言也會嗣源移書至彥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安遂權知

太原軍府 百官三牋請嗣源監國

考異曰監國本太子之事非官非

爵然五代唐明宗潞王周太祖皆嘗監國漢太后令曰中外事取監國處分又誥曰監國可即皇帝位是時直以監國為稱嗣源乃許之甲午入居興聖宮

按是時莊宗之殯在

西宮興聖宮在西宮之東按薛史莊宗即位於魏州以子繼岌充北都留守興聖宮使及平定河南充東京留守興聖宮使則東京北都皆有興聖宮宋白所記見前始受百官班見

示即真之漸見賢通

翻

下令稱教百官稱之曰殿下莊宗後宮存者猶千餘

人宣徽使選其美少者數百獻於監國

少詩活翻

監國曰奚

用此為對曰宮中職掌不可闕也監國曰宮中職掌宜

諳故事

諳音烏含翻

此輩安知乃悉用老舊之人補之其少

年者皆出歸其親戚無親戚者任其所適蜀中所送宮

人亦準此

乙未以中門使安重誨為樞密使

安重誨本成德

軍中門使監國所親任者也

鎮州別駕張延朗為副使延朗開封人

也仕梁為租庸使

按歐史張延朗仕梁以租庸使為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之復以為

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為元從

性纖巧善事權貴

以女妻重誨之子

妻七細翻

故重誨引之監國令所在訪求

諸王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匿民間或密告安重誨重誨

與李紹真謀曰今殿下既監國典喪諸王宜早為之所

以壹人心殿下性慈不可以聞乃密遣人就田舍殺之

後月餘監國初聞之切責重誨傷惜久之劉皇后與申

王存渥奔晉陽在道與存渥私通存渥至晉陽李彥超

不納走至風谷

風谷恐當作嵐谷唐長安三年分宜芳縣置嵐谷縣屬嵐州

為其下

所殺明日永王存霸亦至晉陽從兵逃散俱盡

從才用翻

存

霸削髮僧服謁李彥超願為山僧幸垂庇護軍士爭欲

殺之彥超曰六相公來當奏取進止

存霸第六

軍士不聽殺

之於府門之碑下劉皇后為尼於晉陽監國使人就殺

之薛王存禮及莊宗幼子繼嵩繼潼繼蟾繼堯

堯倪公翻

遭

亂皆不知所終惟邕王存美以病風偏枯得免居於晉

陽

沙陀自唐末彊盛蓋至於此恐赤心之支胤或有存者晉王父子相傳其血嗣殲矣且明宗晉王義兒也

得國之後坐視義父之遺育為魚為肉何忍也它日詎可望麥飯灑陵乎

徐溫高季興聞

莊宗遇弑益重嚴可求梁震

嚴可求料唐有內變見二百七十二卷莊宗同光元

年梁震料莊宗必亡見二百七十四卷三年

梁震薦前陵州判官貴平孫光

憲於季興使掌書記

貴平縣漢廣都縣之東南界後魏置和仁郡仍置平井貴平可曇三

縣唐廢平井可曇以貴平縣治和仁城開元十四年移治祿川屬陵州宋省貴平入廣都縣

季興大

治戰艦欲攻楚

治直之翻艦戶黠翻

光憲諫曰荆南亂離之後賴

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與楚國交惡它國乘吾之

弊良可憂也季興乃止

戊戌李紹榮至洛陽

陝州械送至洛

陽

監國責之曰吾何負於爾而殺吾兒

謂紹榮殺從審也見上卷本年

三
月 紹 榮 瞋 目 直 視 曰 眞 昌 翻

先帝何負於爾遂斬之 元行 欽 雖

死 監 國 豈 不 復 其 姓 名 曰 元 行 欽 李 紹 榮 賜 姓 名 見 二 百 六 十 九 卷 梁 均 王 有 愧 於 其 言

貞 明 元 年 監 國 恐 征 蜀 軍 還 為 變 還 從 宣 翻 以 石 敬 瑭 為 又 如 字

陝 州 留 後 已 亥 以 李 從 珂 為 河 中 留 後 陝 州 以 備 其 往 至 洛 陽 河 中 以

備 其 北 歸 晉 陽 陝 失 冉 翻 樞 密 使 張 居 翰 乞 歸 田 里 許 之 李 紹 真

屢 薦 孔 循 之 才 庚 子 以 循 為 樞 密 副 使 李 紹 宏 請 復 姓

馬 李 紹 宏 賜 姓 名 見 二 百 七 十 卷 梁 均 王 貞 明 五 年 監 國 下 教 數 租 庸 使 孔 謙

姦 佞 侵 刻 窮 困 軍 民 之 罪 而 斬 之 數 所 凡 謙 所 立 苛 斂 角 翻

之法

斂力
贍翻

皆罷之因廢租庸使及內句司

租庸使唐末
及梁置內句

司莊宗同
光二年置

依舊為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相一人專

判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又置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為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

符已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

時調斂兵罷則止梁興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鹽鐵

戶部度支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

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

曰判三司至長興元年張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

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

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

宣徽使下三司置使則自梁始宋白曰同光二年左諫

議大夫竇專奏請廢租庸使名目歸三司略曰伏見天

下諸色錢穀比屬戶部設度支金部倉部各有郎中員

外將地賦山海鹽鐵分擘支計徵輸後為租賦繁多添置三司使額同資國力共致豐財安史作亂民戶流亡征租不時經費多闕惟江淮嶺表郡縣完全摠三司貨財發一使徵賦在處勘覆名曰租庸收復京城尋廢其職務廣明中黃巢叛逆僖宗播遷依前又以江淮徵賦置租庸使及至還京旋亦停廢偽梁將四鎮節制徵輸置官使名目後廢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官使改置租庸使

國命諸道盡殺之 魏王繼岌自興平退至武功宦者

李從襲曰禍福未可知退不如進請王亟東行以救內

難繼岌從之還至渭水權西都留守張錢已斷浮梁

難乃

旦翻錢則前翻斷音短

循水浮渡是日至渭南腹心呂知柔等皆

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

流涕乃自伏於床命僕夫李環縊殺之

繼岌以李從襲
呂知柔而殺郭

崇韜而殺繼岌者宜它人哉李環即過殺崇韜者也

考異曰莊宗實錄征蜀初為都監後勸繼岌殺郭崇韜

者李從襲也明宗實錄云官者都監李繼襲勸繼岌東

遷及令自殺又云任圜監軍李廷襲欲存康延孝及至

華州為李冲所殺者復云李從襲蓋任圜代將其衆而

從襲誤為繼襲廷襲今從莊宗實錄

任圜代將其衆而

東監國命石敬瑭慰撫之軍士皆無異言

史言西軍歸
心於新主

先是監國命所親李冲為華州都監應接西師

先昔薦
翻華戶

化翻西師即謂
魏王繼岌之師

冲擅逼華州節度使史彥鎔入朝同州

節度使李存敬過華州冲殺之并屠其家又殺西川行

營都監李從襲

李從襲死有餘罪監國未即肆諸市朝而李冲殺之則為失刑耳

彦鎔

泣訴於安重誨重誨遣彦鎔還鎮召冲歸朝自監國入

洛内外機事皆決於李紹真紹真擅收威勝節度使李

紹欽太子少保李紹冲下獄

下戶嫁翻

欲殺之安重誨謂紹

真曰溫段罪惡皆在梁朝今殿下新平内難冀安萬國

豈專為公報仇邪

難乃旦翻為於偽翻按歐史霍彦威素與溫段有隙

紹真由是

稍沮

沮在呂翻

辛丑監國教李紹冲紹欽復姓名為溫韜段

凝

溫韜段凝賜姓名並見二百七十二卷莊宗同光元年

並放歸田里

壬寅以

孔循為樞密使

有司議即位禮李紹真孔循以為唐

運已盡宜自建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

賜姓於唐為唐復讎

賜姓於唐謂獻祖以平龐勛之功始賜姓李也為唐復讎謂莊宗滅

梁也為

繼昭宗後故稱唐

言以同光元年繼天祐二十年也

今梁朝之

人不欲殿下稱唐耳

霍彥威孔循皆嘗事梁者也當時在監國左右者未必皆儒生觀其

所對辭意於正閏之位致其辯甚嚴雖儒生不能易也

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

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

莊宗即位尊其祖國昌為獻祖監國亦沙陀種故云宗屬

又事武皇垂三十年

莊宗追尊父晉王克用為太祖武皇帝

先帝垂二十

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

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令執政

更議

更工行反

吏部尚書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為路

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忘三世舊君

以監國歷事獻祖太祖莊

宗三世也

吾曹為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

宜用嗣子樞前即位之禮

記曰在床曰尸在棺曰柩鄭氏注曰尸陳也言形體在柩

之言究也白虎通云久也樞音新舊之舊

衆從之丙午監國自興聖宮赴西

宮服斬衰於柩前即位

斬衰下不緦子為父服之衰倉回翻自己丑入洛至此二十日

先是未敢即位者魏王繼岌猶在故也繼岌既死乃決為之

百官縞素既而御袞冕

受冊

徐無黨曰既用嗣君之禮矣遽釋袞而服冕可以見其情詐

百官吉服稱賀

戊申勅中外之臣毋得獻鷹犬奇玩之類有司劾奏

太原尹張憲委城之罪庚戌賜憲死

以張憲前朝大臣加之罪而殺之耳

任圜將征蜀兵二萬六千人至洛陽

征蜀之初出師六萬除留戍于

蜀及康延孝叛死亡之外還洛者二萬六千人耳

明宗慰撫之各令還營

以通鑑書

法言之明宗二字當書帝字此因前史成文偶遺而不之改耳

甲寅大赦改元

始改元天

成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

御厨五十人

良量音

自餘任從所適諸司使務有名無實

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

耗

舊例夏秋二稅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祇納正稅數不量省耗

節度防禦等使正

至端午降誕四節聽貢奉

元正冬至端午并降誕節為四案五代會要唐咸通八年

九月九日帝始生于代北金鳳城以其日為應聖節

毋得斂百姓

斂力

刺史以下

不得貢奉選人先遭塗毀文書者

塗毀選人告身見二百七十三卷莊宗同

光二令三銓止除詐偽餘復舊規

唐六典吏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官吏

以三銓分其選一日尚書銓二日中銓三日東銓或云
吏部東西銓并流外銓為三銓宋白曰太和四年七月
吏部奏當司西銓侍郎廳舊以尚書之次為中銓次為
東銓乾元中侍郎崔器奏改中銓為西銓以久次侍郎
居左新除侍郎居右因循倒置議者非之請自今久次
侍郎居西銓新除侍郎居東銓勅旨依又曰兵部尚書
為中銓并東銓
西銓為三銓
五月丙辰朔以太子賓客鄭珣珣古岳翻

工部尚書任圜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圜仍判三司

圜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幸期年之間僥堅堯翻
期讀曰替

府庫充實軍民皆足朝綱粗立

史言任圜輔相有績粗坐五翻

圜每以

天下為已任由是安重誨忌之

為安重誨諧殺任圜張本

武寧節度

使李紹真忠武節度使李紹瓊貝州刺史李紹英齊州防禦使李紹虔河陽節度使李紹奇洺州刺史李紹能各請復舊姓名為霍彥威長從簡房知溫王晏球夏魯

奇米君立許之

李紹真紹虔以梁將歸降賜姓名李紹瓊紹英紹奇紹能以事莊宗有戰功賜

姓名通鑑不盡載其賜姓名之由畧之也

從簡陳州人也晏球本王氏子畜

於杜氏

畜吁王翻

故請復姓王

丁巳初令百官正衙常朝

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

時正衙常朝御文明殿朔望御之內殿中興殿也朝直逢翻

宦官數百人竄匿山林或落髮為僧至晉陽者七十

餘人詔北都指揮使李從溫悉誅之從溫帝之姪也

帝以前相州刺史安金全有功於晉陽

事見二百六十卷梁均王貞

明二年相
息亮翻

壬戌以金全為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

丙

寅趙在禮請帝幸鄴都戊辰以在禮為義成節度使辭

以軍情未聽不赴鎮

趙在禮實為魏兵所劫制不容其赴滑州

李彥超入

朝帝曰河東無虞爾之力也

河東軍府在晉陽李存浩死張憲出走鎮定軍國李

彥超之
力也

庚午以為建雄留後

使之鎮晉州而未授節旄且為留後

甲戌

加王延翰同平章事

王延翰承其先業據有閩地

帝目不知書四

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典樞機今事粗能曉知至於

古事非臣所及願倣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

院侍講侍讀盛唐之制也直崇政院梁制也直樞密院莊宗制也宋白曰同光二年崇政院依舊為樞密院

以宰臣兼使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

明殿學士

春明退朝錄端明殿西京正衙殿蓋改文明曰端明五代會要唐同光二年正月改解鉅

殿為端明殿按端明殿是燕閒接御儒臣之地必非正衙殿當以五代會要為據端明殿學士始此宋白曰長興四年劉昫入相中謝是日大祠明宗不御中興殿而坐於端明殿昫至中興殿門中使曰舊禮宰臣謝恩須

於正殿通喚今日上以大祠不坐正殿請俟來日趙延壽曰命相之制已下三日中謝無宜後時即奏聞昀雖中謝於端明殿而自端明學士拜相復謝於本殿人士榮之

乙亥以翰林學士馮道

趙鳳為之

丙子聽郭崇韜歸葬復朱友謙官爵

二人以讒

死見上卷

兩家貨財田宅前籍沒者皆歸之

戊寅以

安重誨領山南東道節度使重誨以襄陽要地

襄陽控蜀扼荆

故曰要地

不可乏帥

帥所類翻下同

無宜兼領固辭許之

詔發汴

州控鶴指揮使張諫等三千人戍瓦橋六月丁酉出城

復還作亂

控鶴梁之侍衛親軍積驕而憚遠戍故作亂蓋當時天下皆驕兵也復扶又翻

焚掠

坊市殺權知州推官高逖逼馬步都指揮使曹州刺史
李彥饒為帥彥饒曰汝欲吾為帥當用吾命禁止焚掠
衆從之己亥旦彥饒伏甲於室諸將入賀彥饒曰前日
唱亂者數人而已遂執張諫等四人斬之其黨張審瓊
帥衆大譟於建國門

帥讀曰率

彥饒勒兵擊之盡誅其衆四

百人軍州始定即以軍州事牒節度推官韋儼權知

具以狀聞

符彥饒攝於汴而亂於滑豈當時將士驕恃習以成俗彥饒久而與之俱化邪

庚子

詔以樞密使孔循知汴州收為亂者三千家悉誅之彥

饒彥超之弟也 蜀百官至洛陽永平節度使兼侍中

馬全曰國亡至此生不如死不食而卒

書馬全之官蜀官也蜀置永平

軍於雅州

以平章事王錯等

錯口駭翻

為諸州府刺史少尹判官

司馬亦有復歸蜀者

復扶又翻

辛丑滑州都指揮使于可

洪等縱火作亂攻魏博戍兵三指揮逐出之 乙巳勅

朕二名但不連稱皆無所避

二名不偏諱古也

戊申加西川

節度使孟知祥兼侍中 李繼曠至華州聞洛中亂復

歸鳳翔帝為之誅柴重厚

為于偽翻柴重厚不納李繼曠見上卷本年二月

高季興表求夔忠萬三州為屬郡詔許之

莊宗之伐蜀也詔高季興

自取夔忠萬三州為巡屬季興不能取王衍既敗三州歸唐季興乃求為巡屬雖不許可也為季興不式王命與兵致討張本考異曰莊宗實錄云王建于夔州置鎮江軍節度以夔忠萬施為屬郡雲安監有權益之利建升為安州上舉軍平蜀詔季興自收元管屬郡荆南軍未進夔州連帥以州降繼岌十國紀年荆南史天成元年二月王表請夔忠萬州及雲安監隸本道莊宗許之詔命未下莊宗遇弒六月王表求三州明宗許之劉恕按莊宗實錄及薛史帝紀同光三年十一月庚戌荆南高季興奏收復夔忠等州曾顏勃海行年記云得夔忠萬等州明宗實錄及薛史韋說傳云討西蜀季興請攻峽內先朝許之如能得三州俾為屬郡三州既定季興無尺寸之功莊宗實錄同光四年三月丙寅高季興請峽內夔忠萬等州割歸當道明宗實錄天成元年六

月甲寅高季興奏去冬先朝詔命攻取峽內屬郡尋有
施州官吏知臣上峽率先歸投忠萬夔三州旦夕期於
收復被郭崇韜專將文字約臣回歸方欲陳論便值更
變此說頗近實故從之蓋三年十月夔忠萬三州降於
繼岌十一月庚戌季興奏請三州為屬即舊史誤云奏
收復也行年記差繆最多不可為據或者夔州雖自降
於繼岌季興表云收復三州據為
已功亦無足怪今從明宗實錄

安重誨恃恩驕橫

橫戶殿直馬延誤衝前導

左右班殿直天子侍官也宋熙寧以前以為西班小使臣

寄祿官職官分紀曰殿直五代本曰殿前承旨晉天福
五年詔除翰林承旨外殿前承旨改曰殿直按天成元
年安重誨斬殿直馬延謏王清泰元年殿直承旨都知
趙處願等令具瀾鄴則殿直名官已在晉天福之前職
官分紀誤矣後周廣順間殿直
楚延祚殿直王密亦見於史
斬之於馬前御史大夫

李琪以聞

李琪憚安重誨權勢不敢劾奏但以其事聞耳

秋七月重誨白帝下

詔稱延陵突重臣戒諭中外

只此一事安重誨已足以取死

于可洪

與魏博戍將互相奏云作亂帝遣使按驗得實辛酉斬

可洪於都市其首謀滑州左崇牙全營族誅助亂者右

崇牙兩長劔建平將校百人亦族誅

校戶教翻

壬申初令

百官每五日起居轉對奏事

時依盛唐之制百官轉對各奏本司公事

契

丹主攻勃海拔其夫餘城

即唐高麗之夫餘城也時高麗王王建有國限混同江而

守之混同江之西不能有也故夫餘城屬勃海國混同江即鴨綠水夫音扶

更命曰東丹國

更工
衡翻

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

西樓號元帥太子

為突欲來奔張本宗白曰耶律德光本名權屈之慕中國文字改焉

帝

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

考異曰漢高祖實錄作苗紳今從莊宗列傳

契

丹主聞莊宗為亂兵所害慟哭曰我朝定兒也吾方欲
救之以勅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兒及此哭不已虜言朝
定猶華言朋友也又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
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為言帝所以即位
之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說母多談

為子偽翻
喜許計翻

突欲侍

側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可乎

引左傳申叔之言史言契丹慕

中國效中國人道書語

坤曰中國無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亦猶

天皇王初有國豈強取之乎

指言阿保機不肯受代契擊滅七部事也強如字

契

丹主曰理當然

聞姚坤言不得不

又曰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

好呼報翻

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

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為行自亡矣

契丹主智識如此固宜其能立國傳世也

又曰吾兒與我雖世舊然屢與我戰爭於今天子則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

非使臣之所得專也

復扶又翻下復名乃復同

契丹主怒囚之旬餘

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

令為狀

趣讀曰促

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

囚而復囚

欲姚坤之為狀縱使姚坤為狀中國肯割地而與之手此欲用抵冒度涅之故智耳

丙子葬光

聖神閔孝皇帝於雍陵

雍陵在河南新安縣

考異曰

雍陵按莊宗實錄哀冊文云丙子今從之

廟號莊宗

丁丑鎮州留後王建

立奏涿州刺史劉殷肇不受代謀作亂已討擒之

唐之方鎮

涿州幽州節度屬郡也不屬鎮州節度而王建立得討之者明宗初得天下方鎮州郡反側者尚多王建立明

宗之所親者越境討擒劉殷肇
奏以為不受代朝廷亦聽之耳

已郊置彰國軍於應

州新舊唐書地理志未有應州歐史職方考始有應州故屬大同節度而不載其建置之始意晉王克用分

雲州置應州也九域志化外州應州領金城混源二縣
竊意金城即以明宗所生之地金鳳城置縣也今置彰
國軍節度亦以帝鄉也匈奴須知應州東至幽州八百
五十里又薛史周密傳神武川屬應州蓋朱和執宜徙
河東始保神武川之黃花堆沙陀由
是而基霸業故以其地置應州也

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豆盧革韋說奏事帝前或時禮貌不盡恭

說讀曰悅百

官俸錢皆折估

折之舌翻估音古價也

而革父子獨受實錢百官

自五月給而革父子自正月給由是衆論沸騰說以孫

為子奏官受選人王係賂

選須絹翻係七感
翻又音倉含翻

除近官

近官

近畿州
縣之官

中旨以庫部郎中蕭希甫為諫議大夫革說覆

奏希甫恨之上疏言革說不忠前朝阿諛取容因誣革

強奪民田縱田客殺人說奪隣家井取宿藏物

宿藏物
前人所

害藏而不及發取者
此蓋言藏之於井

制貶革辰州刺史說淑州刺史

淑音

叙

庚辰賜希甫金帛擢為散騎常侍

散昔亶翻
騎奇計翻

辛巳

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

卒子
恤翻

述律后召諸將及酋

長難制者之妻

酋慈秋翻
長知兩翻

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

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

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

為述律后囚於阿保機墓張本

癸

未再貶豆盧革費州司戶韋說夷州司戶甲申革流陵

州說流合州

自唐末以來流竄者率賜元革說其得至流所乎

孟知祥陰有

據蜀之志閱庫中得鎧甲二十萬置左右牙等兵十六

營凡萬六千人營於牙城內外八月乙酉朔日有食

之丁亥契丹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

少詩治翻

與長子突欲奉契丹主之喪將其衆發夫餘城初郭

崇韜以蜀騎兵分左右驍衛等六營凡三千人步兵分

左右寧遠等二十營凡二萬四千人庚寅孟知祥增置

左右衝山等六營凡六千人營於羅城內外又置義寧

等二十營凡萬六千人分成管內州縣就食

因分成而使就食於

所戌州縣

又置左右牢城四營凡四千人分成成都境內

王公儼既殺楊希望

事見上卷本年三月

欲邀節鉞揚言符習為

治嚴急軍府衆情不願其還

治直吏翻

習還至齊州公儼拒

之習不敢前

齊州東至青州三百四十餘里中間猶隔淄州符習聞王公儼阻兵遽不敢前欲使

之戡難
難矣

公儼又令將士上表請已為帥

帥所類翻

詔除登州

刺史公儼不時之官託云軍情所留帝乃徙天平節度

使霍彥威為平盧節度使聚兵淄州以圖攻取

九域志淄州東

北至青州一百二十里

公儼懼乙未始之官丁酉彥威至青州追

擒之并其族黨悉斬之支使北海韓叔嗣預焉其子熙

載將奔吳密告其友汝陰進士李穀穀送至正陽

九域志潁

州潁上縣有正陽鎮在淮津之西淮之東津曰東正陽則吳境也

痛飲而別熙載謂穀

曰吳若用我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中原若用

吾為相取吳如囊中物耳

其後周世宗以李穀為相用其謀以取淮南而韓熙載亦

相南唐終不能有
所為也相息亮翻

庚子幽州言契丹寇邊命齊州防

禦使安審通將兵禦之 九月壬戌孟知祥置左右飛

棹兵六營凡六千人分成濱江諸州習水戰以備夔峽

癸酉盧龍節度使李紹斌請復姓趙

歐史曰趙德鈞
幽州人也事劉

守文守光為軍使莊宗伐
燕得之賜姓名李紹斌

從之仍賜名德鈞德鈞養子

延壽尚帝女興平公主故德鈞尤蒙寵任延壽本修令

劉邪之子也

蔭音條邪
苦浪翻

加楚王殷守尚書令 契丹

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

中讀曰仲

至西樓

西樓契丹上都也先是契

丹主使德光留守

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

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謹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為天皇王突欲愠帥數百騎欲奔唐

為邏者所遏

謹許元翻愠于問翻朱子曰愠不是大段怒但心裏畧有不平意便是愠遲音即佐

翻述律后不罪遣歸東丹天皇王尊述律后為太后國

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為天皇王后

復扶又翻

天皇王性

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侍於母前應對或不稱旨

稱尺證翻

母揚眉視之輒懼而趨避非復名不敢見也

又復扶翻

以韓

延徽為政事令

歐史契丹以韓延徽為相號政事令

聽姚坤歸復命

阿保機四

姚坤事見上

遣其臣阿思沒骨餒來告哀

考異曰漢高祖實錄作沒姑餒今

從明宗實錄及會要

壬午賜李繼暉名從暉

以子行待之也

冬十月

甲申朔初賜文武官春冬衣

五代會要同光三年租庸院奏新定四京及諸道副

使判官以下俸料有春衣絹冬衣絹此蓋賜在京文武官以已成之衣

昭武節度使同

平章事王延翰

昭武當作威武

驕淫殘暴已丑自稱大閩國王

立宮殿置百官威儀文物皆倣天子之制羣下稱之曰

殿下赦境內追尊其父審知曰昭武王

為王延翰不終張本

靜

難節度使毛璋驕僭不法訓卒繕兵有跋扈之志

若毛璋者

其跋扈亦何能為不過欲據邠州耳

詔以潁州團練使李承約為節度副

使以察之壬辰徙璋為昭義節度使

莊宗改潞州昭義軍為安義軍尋復

舊璋欲不奉詔承約與觀察判官長安邊蔚從容說諭

蔚音鬱從千容翻說式芮翻下說之同

久之乃肯受代

庚子幽州奏契

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來奔

盧文進入契丹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乾化三年

初文進為契丹守平州帝即位遣間使說之

為于偽翻
間古覓翻

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

莊宗怨盧文進殺其弟而奔契丹又引契丹而擾邊今莊宗殂

而明宗立則無復嫌怨矣

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戍平州

者帥其衆十餘萬車帳八千乘來奔

為後盧文進又奔淮南張本帥讀曰

率

初魏王繼岌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

萬緡聽以金銀繒帛充

犒苦到翻
繒慈陵翻

晝夜督責有自殺者

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

同光之末任圜從軍伐蜀故知其富饒

遣鹽鐵判官太僕卿趙季良為孟

知祥官告國信兼三川都制置轉運使

帝即位加孟知祥侍中故使趙

李良奉官告國信入蜀因制置轉運

甲辰季良至成都蜀人欲皆不與知

祥曰府庫它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鎮兵十

萬決不可得

觀孟知祥此語專制蜀土之心已呈露矣

季良但發庫物不敢

復言制置轉運職事矣

又復扶翻

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

度使董璋皆據險要擁強兵恐久而難制又知祥乃莊

宗近姻

孟知祥之妻莊宗之從姊妹也

陰欲圖之客省使泗州防禦使

李嚴

職官分紀曰梁有客省使宋因之掌四方進奉及四夷朝貢牧伯朝覲賜酒饌養餼給宰相近臣禁

軍將校節儀諸州進奉使賜物回詔之事李嚴領泗州防禦耳泗州時屬吳

自請為西川監

軍必能制知祥已酉以嚴為西川都監文思使太原朱

弘昭為東川副使

文思使掌文思院宋以
為西班使臣以處武臣

李嚴母賢明

謂嚴曰汝前啓滅蜀之謀

事見二百七十三
卷莊宗同光二年

今日再往

必以死報蜀人矣

為李嚴為孟知
祥所殺張本

舊制吏部給告身

先責其人輸朱膠綾軸錢

宋白曰故事如封建諸王內
命婦及宰相翰林學士中書

舍人諸道節度觀察團練防禦日後即中書帖官告院
素綾紙標軸下所司書寫印署畢進入宣賜其文武兩
班并諸道官員及奏薦將校勅下後並合是本道進奏
院或本官自於所司送納朱膠綾紙價錢各請出給陸

游曰江隣幾嘉祐雜志言唐告身初用紙肅宗朝有用絹貞元後始用綾余在成都見周世宗除劉仁瞻侍中告乃用紙在金彦喪亂以來喪息貧者但受勅牒多不亨尚書之子處浪翻

取告身

受勅牒以照驗供職苟得一時之福利告身無其錢則不及取矣

十一月甲戌

吏部侍郎劉岳上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辭

此中書所行辭也

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覩勅文班丞相郎給諫

丞相郎謂尚書左右丞及二

十四曹郎給謂給事中諫謂諫議大夫

武班大將軍以上宜賜告身其後

執政議以為朱膠綾軸厥費無多朝廷受以官祿何惜

小費

受當作授歐史曰故事吏部官告身皆輸朱膠綾軸錢然後給其品高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

但得勅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為常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而編為勅甲劉岳建言以謂制辭或任其才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之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告詔之意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乃秦凡除官者更不輸錢皆賜

告身當是時所除正員官之外其餘試銜帖號止以寵

激軍中將校而已試銜謂試某官某階皆以入銜也及

長興以後所除浸多乃至軍中卒伍使州鎮戍胥吏皆

得銀青階及憲官

使疏吏翻使謂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司御史臺官謂之憲官此亦言試銜

也官歲賜告身以萬數矣

史因賜告身又言當時除授之濫

閩王延翰

蔑弃兄弟襲位纔踰月出其弟延鈞為泉州刺史延翰

多取民女以充後庭采擇不已延鈞上書極諫延翰怒

由是有隙父審知養子延稟為建州刺史

延稟本周氏子王審知養

以為子延翰與書使之采擇延稟復書不遜亦有隙十二

月延稟延鈞合兵襲福州延稟順流先至

自建溪順流東下福州水

路縈紆幾數百里而水勢湍疾輕舟朝發夕至九域志建州東南至福州五百二十里蓋言陸路也福州

指揮使陳陶帥眾拒之兵敗陶自殺是夜延稟帥壯士

百餘人趣西門

帥讀曰率趣七喻翻

梯城而入執守門者發庫取

兵仗及寢門延翰驚匿別室辛卯旦延稟執之暴其罪

惡且稱延翰與妻崔氏共弑先王

誣以弑君父之罪

告諭吏民

斬于紫宸門外

唐都長安內中有紫宸殿紫宸門閤人僭倣其名耳

是日延鈞至

城南延稟開門納之推延鈞為威武留後

王延鈞審知次子也

癸巳以盧文進為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 庚子以皇

子從榮為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 趙季良等運蜀金

帛十億至洛陽

詩萬億及秭釋云萬億曰兆孔穎達曰萬億曰兆者依如算法億之數有大小

二法其小數以十為等十萬曰億十億曰兆也其大數以萬為等數萬至萬為億是萬萬為億又從億數至萬

億為兆故詩頌毛氏傳云數壘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兆在億秭之間是大數之法魏風刺在位貪殘胡取禾三百億兮魏國編小不應過多故以小數言之故云十萬曰億今趙季良運金帛十億若以小億計之則百萬耳安能濟朝廷之匱乏哉若以大億計之則十萬萬也未知孰是

時朝廷方匱乏賴此

以濟是歲吳越王鏐以中國喪亂朝命不通改元寶

正其後復通中國乃諱而不稱

喪息浪翻朝直逞翻復扶又翻考異曰閣自

若唐末汎聞錄云同光四年京師亂朝命斷絕鏐遂僭大號改元保正明年明宗錫命至乃去號復用唐正朔紀年通譜云鏐雖外勤貢奉而陰為僭竊私改年號于其國其後子孫奉中朝正朔漸諱改元事及錢俶納土凡其境土有石刻偽號者悉使人交午鑿滅之惟杭州西湖落星山塔院中有鏐封此山為壽星寶石山偽詔

刻之於石雖經饒毀其文尚可讀後題云寶正六年歲在辛卯明宗長興二年也其元年即天成元年也好事者或傳曰保正非也余公綽閩王事迹云同光元年梁策錢鏐為尚父來年改寶正元年永隆三年吳越世宗文穆王薨林仁志王氏啓運圖云同光元年梁封浙東尚父為吳越國王尋自改元寶正長興三年吳越武肅王崩于世皇嗣永隆二年吳越世皇崩于成宗嗣公綽仁志所記年歲差繆然可見錢氏改元及廟號故兼載焉至今兩浙民間猶謂錢鏐為錢太祖今參取諸書為據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帝更名亶

更工
衡翻

孟知祥聞李嚴

來監其軍惡之

惡鳥
路翻

或請奏止之知祥曰何必然

猶言
何必

如此也

吾有以待之遣吏至綿劍迎候

綿劍二
州名

會武信節

度使李紹文卒知祥自言嘗受密詔許便宜從事

孟知祥自

言嘗受莊宗密詔也

壬戌以西川節度副使內外馬步軍都指揮

使李敬周為遂州留後

代李紹文

趣之上道

趣讀曰促上時兩翻

然後

表聞嚴先遣使至成都知祥自以於嚴有舊恩

孟知祥救李嚴

之死見二百六十八卷梁均王乾化二年

冀其懼而自回乃盛陳甲兵以示

之嚴不以為意

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宮禁謂其諳練

故事知朝士行能多聽其言

孔循少給事梁太祖帳中唐末歷宣徽樞密院故安

重誨意其諳練及知人少詩

豆盧革韋說既得罪

見上年

朝廷議置相循意不欲用河北人

孔循少長河南故不欲用河北人

先

已薦鄭珏又薦太常卿崔協任圜欲用御史大夫李琪

鄭珏素惡琪

惡烏露翻

故循力沮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

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

矣它日議於上前上問誰可相者重誨以協對圜曰重

誨未悉朝中人物

悉詳也

為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

少詩
治翻

臣既以不學忝相位奈何更益以協為天下笑乎

上曰宰相重任卿輩更審議之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

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

馮書記謂馮道也道事晉王克用為河東掌書

記

既退孔循不揖拂衣徑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園二則

任園園何者

孔循之衆辱任園亦甚矣而園不以為怒者憚安重誨也史言五季待宰相之輕

使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須相之因稱疾不朝者數日

上使重誨諭之方入重誨私謂園曰今方乏人協且備

員可乎園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弃蘇合之丸

後漢書西域傳曰大秦國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蘇合

取蛭蜥之轉也

蛭蜥蜥蜥也陶隱居

曰莊子云蛭蜥之智在於轉丸其喜入人糞中取屎丸而却推之俗名為推丸陸佃埤雅曰蛭蜥黑甲翅在甲

下五六月之間經營穢場之下車走糞九一前挽
之一後推之若僕人轉車蛞去吉翻蛞邱良翻 循與

重誨共事

使安重誨為樞密使孔循為副使

日短琪而譽協

譽音余

癸亥竟

以端明殿學士馮道及崔協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協邠之曾孫也

崔邠即之兄也

戊辰王延稟還建州王延鈞

送之將別謂延鈞曰善守先人基業勿煩老兄再下延

鈞遜謝甚恭而色變

為王延稟再下攻延鈞而敗死張本

庚午初令天

下長吏每旬親引慮繫囚

引慮繫囚即漢書所謂錄囚徒也自唐以來率曰慮囚考

之先儒音義
慮亦讀為錄

孟知祥禮遇李嚴甚厚一日謁知祥知

祥謂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

致兩國俱亡

謂莊宗空國以伐蜀蜀亡而謀臣死根本虛而莊宗亦亡

今公復來

扶

又翻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

罷諸道監軍見本卷上年

公獨來監

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

怖普故翻

知祥曰衆怒不可遏也遂

揖下斬之

李嚴卒如其母之言

又召左廂馬步都虞候丁知俊知

俊大懼知祥指嚴尸謂曰昔嚴奉使汝為之副然則故

人也為我瘞之

為于偽翻瘞於計翻

因誣奏嚴詐宣口勅云代臣

赴闕

言李嚴矯勅云代知祥使知祥赴闕

又擅許將士優賞臣輒已誅之

內八作使楊令芝以事入蜀

八作使掌八作司之八作工匠

至鹿頭關

聞嚴死奔還朱弘昭在東川

朱弘昭為東川副使與李嚴同時受命

聞之

亦懼謀歸洛會有軍事董璋使之入奏弘昭偽辭然後

行由是得免

兩川跋扈之迹著矣安重誨制之之術窮矣及乎分鎮增兵則兩川反矣

癸

酉以皇子從厚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

榮聞之不悅

既尹京邑又握兵柄地親權重從榮惡其偏故不悅為從榮忌從厚張本

已

卯加樞密使安重誨兼侍中孔循同平章事吳馬軍

都指揮使柴再用戎服入朝御史彈之再用恃功不服

侍中徐知誥陽於便殿誤通起居退而自劾

勅戶槩翻又戶得翻

吳王優詔不問知誥固請奪一月俸由是中外肅然

不行自上犯之法行于上故中外肅然

契丹改元天顯葬其主阿保機

於木葉山

契丹主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

木葉山起南樓按木葉山契丹置錦州匈奴須知錦州東北至東京四百里木葉山西南至上京三百里則錦州與木葉山又是兩處通鑑後書晉之齊王北遷至錦州契丹令拜阿保機墓則又似木葉山在錦州歐史諸書言契丹於南木葉山起南樓是在上京之南也須知謂木葉山西南至上京三百里是在上京東北也無亦契丹中有南木葉山又有北木葉山耶

述律太后左右有槩點者

點下八翻后

輒謂曰為我達語於先帝

為于偽翻

至墓所則殺之前後所

殺以百數最後平州人趙思溫當往思溫不行后曰汝

事先帝嘗親近何為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

繼之后曰吾非不欲從先帝於地下也顧嗣子幼弱國

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腕

斷音短腕烏貫翻

令置墓中思溫

亦得免帝以冀州刺史烏震三將兵運糧入幽州

時契

丹常以勁騎徜徉幽州四郊之外抄掠糧運故以三將兵運糧善達者為勞績

二月戊子以震

為河北道副招討領寧國節度使

寧國軍宣州屬吳

屯盧臺軍

句斷盧臺軍臨御河之岸周建乾寧軍
東至滄州一百里西至瀛州百七十里
代泰寧節度使

同平章事房知溫歸兗州

房知溫本鎮兗州

庚寅以保義節

度使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

石敬瑭時鎮陝州

丙申以從

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為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

其討

弑君之罪也

高季興既得三州請朝廷不除刺史

去年以三州與

高季興

自以子弟為之不許及夔州刺史潘炕罷官

潘炕蜀王

氏之舊臣炕若浪翻

季興輒遣兵突入州城殺戍兵而據之朝廷

除奉聖指揮使西方鄴為刺史

五代會要應順元年改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為

捧聖左右軍捧聖即奉聖也應順乃閔帝元年而此時已有奉聖軍 不受又遣兵襲涪州

不克

九域志涪州東至忠州三百五十里高季興既得夔忠萬三州又襲涪州而不克涪音浮

魏王

繼岌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金帛四十萬浮江而

下季興殺珙等於峽口

此峽口謂西陵峽口珙居勇翻

盡掠取之

此去年事

蓋同光天成間也掠奪也

朝廷詰之對曰珙等舟行下峽涉數千里

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

此慢辭也若春秋楚人荅齊桓公問昭王南征

不復之辭

帝怒壬寅制削奪季興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

劉訓為南面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忠武節度使夏魯

奇為副招討使將步騎四萬討之東川節度使董璋充

東南面招討使新夔州刺史西方鄴副之

考異曰按梓夔皆在荆

南之西南而云東南面者蓋據夔梓所向言之耳

將蜀兵下峽

此峽謂自瞿唐峽直至西陵峽

口所謂三峽也

仍會湖南軍三面進攻

湖南軍楚王馬殷之軍

三月甲

寅以李敬周為武信留後

從孟知祥之請也

丙辰初置監牧蕃

息國馬

蕃扶元翻唐置監牧以畜馬喪亂以來馬政廢矣今復置監牧以蕃息之然此時監牧必置於

并代之間若河隴諸州不能復盛唐之舊是後帝問樞密使范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帝曰吾居兵間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與梁戰河上馬纔萬匹今馬多矣不能一天下奈何延光曰

一馬之費足以養步卒五人帝曰肥戰馬以瘠吾人其愧多矣今因置監牧事併錄之

初莊宗

之克梁也以魏州牙兵之力及其亡也皇甫暉張破敗

之亂亦由之

以魏州牙兵克梁事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元年終二百七十卷莊宗同光

元年皇甫暉張破敗之亂事見二百七十四卷天成元年

趙在禮之徙滑州不之官

亦實為其下所制

事見上年

在禮欲自謀脫禍陰遣腹心詣

闕求移鎮帝乃為之除皇甫暉陳州刺史趙進貝州刺

史

為于偽翻皇甫暉趙進制趙在禮不得左右者也

徙在禮為橫海節度使以

皇子從榮鎮鄴都命宣徽北院使范延光將兵送之且

制置鄴都軍事乃出奉節等九指揮三千五百人使軍

校龍旺部之

旺之
日翻

戍盧臺軍以備契丹不給鎧仗但繫

幟於長竿以別隊伍由是皆俛首而去

繫音計幟昌志
翻別彼列翻俛

音免中塗聞孟知祥殺李嚴軍中籍籍已有訛言既至會

朝廷不次擢烏震為副招討使訛言益甚房知溫怨震

驟來代已

房知溫自莊宗時戍邊以舉兵從帝建節烏
震自刺史領節又代知溫為副招討故怨其

驟震至未交印壬申震召知溫及諸道先鋒馬軍都指

揮使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博於東寨

時盧臺戍軍夾
河東西為兩寨

知

溫誘龍旺所部兵殺震於席上其衆譟於營外

譟者鳥震親兵

也歐史以為譟者亂兵誘音酉

安審通脫身走奪舟濟河將騎兵按甲

不動知溫恐事不濟亦上馬出門甲士攬其轡曰公當

為士卒主去欲何之知溫紹之曰騎兵皆在河西不收

取之獨有步兵何能集事遂躍馬登舟濟河與審通合

謀擊亂兵亂兵遂南行騎兵徐踵其後部伍甚整亂者

相顧失色列炬宵行疲於荒澤詰朝騎兵四合擊之

詰去

吉亂兵殆盡餘衆復趣故寨審通已焚之亂兵進退失

據遂潰其匿於叢薄溝塍

塍石陵翻

得免者什無一二范延

光還至淇門聞盧臺亂發滑州兵復如鄴都以備奔逸

帝遣客省使李仁矩如西川傳詔安諭孟知祥及吏

民

以孟知祥殺李嚴懼其不自安也知祥自此浸驕

甲戌至成都 劉訓兵至

荆南楚王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等將水軍屯岳州

以應

劉訓也

高季興堅壁不戰求救於吳吳人遣水軍援之

夏四月庚寅勅盧臺亂兵在營家屬並全門處斬

處昌呂翻

自帝即位已來汴州張諫之亂滑州于可洪之亂以至盧臺之亂凡亂兵皆夷其家然而流言不息眈眈然疾

視其上者相環也此
無它以亂止亂故爾

勅至鄴都闔九指揮之門驅三千

五百家凡萬餘人於石灰窰悉斬之永濟渠為之變赤

唐開元二十八年魏州刺史盧暉徙永濟渠自石灰窰引流至城西至魏橋以通江淮之漕為於偽翻

朝廷雖知房知溫首亂欲安反仄癸巳加知溫兼侍中

先是孟知祥遣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迎其妻瓊華

長公主及子仁賛於晉陽

孟仁賛後改名昶

及鳳翔

行及鳳翔也

李

從曦聞知祥殺李嚴止之以聞帝聽其歸蜀丙申至成

都鹽鐵判官趙季良與孟知祥有舊知祥奏留季良

為副使朝廷不得已丁酉以季良為西川節度副使

趙季

良由此遂為孟知祥佐命之臣

李昊歸蜀

李昊隨王衍東遷至是歸蜀

知祥以為觀

察推官

江陵卑濕復值久雨

復扶又翻

糧道不繼將士疾

疫劉訓亦寢疾癸卯帝遣樞密使孔循往視之且審攻

戰之宜

五月癸丑以威武留後王延鈞為本道節度

使琅邪王

孔循至江陵攻之不克遣人入城說高季

興

說式芮翻

季興不遜丙寅遣使賜湖南行營夏衣萬襲丁

卯又遣使賜楚王殷鞍馬玉帶督饋糧於行營竟不能

得湖南荆南輔車相依雖厚賜楚人以督其饋軍終不奉詔庚午詔劉訓等引兵還

楚王殷遣中軍使史光憲入貢帝賜之駿馬十美女

二過江陵高季興執光憲而奪之且請舉鎮自附於吳

徐溫曰為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去羗呂翻高氏事唐久

矣自唐滅梁高氏即事之洛陽去江陵不遠舊唐書地理志洛陽至江陵一千三百一

十五里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易以鼓翻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

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

辭其稱臣聽其自附於唐史言徐溫能自保其國不務遠略任圜性

剛直且恃與帝有舊

任圜與帝同事莊宗且全征蜀之兵以歸帝

勇於敢為

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出於戶部

唐舊制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

安

重誨請從內出

請從內出則樞密院得專其事

與圜爭於上前往復數

四聲色俱厲上退朝宮人問上適與重誨論事為誰

常語

近方為適

上曰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

此蓋唐時宮人老於事者

未

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上愈不悅

唐明宗起於行伍而為天子常疑宰相輕已豆盧革韋

說之死猶曰自取然以此而斥任圜卒亦寘之死地大

誤矣卒從重誨議

卒子恤翻

圜因求罷三司

為安重誨讒殺任圜張本

詔以

樞密承旨孟鵠充三司副使權判

五代置樞密院都承旨副承旨以諸衛將

軍充權判者權判三司事也

鵠魏州人也

六月庚辰太子詹事溫

輦請立太子

丙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圜罷守太

保 已丑以宣徽北院使張延朗判三司 壬辰

劉訓為檀州刺史

以征荆南無功也檀州密雲郡因白檀古縣名以名州

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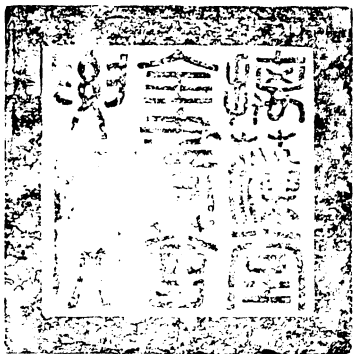
申封楚王殷為楚國王

西方鄴敗荆南水軍於峽中

復取夔忠萬三州

敗補遺翻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魯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六十二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唐紀五

起彊圉大淵獻七月盡屠維赤奮若凡二年有奇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中之上

天成二年秋七月以歸德節度使王晏球為北面

副招討使

烏震既死以王晏球代之按薛史是年七月甲辰詔曰本朝親王遙領方鎮遂

有副大使知節度事傳代已深相沿未改其西川東川今後落副大使只云節度使尋諸鎮皆正授

節度使

丙寅升夔州為寧江軍以西方鄴為節度

使

賞破高季興軍復夔忠萬之功也蜀以夔州為鎮江軍今改為寧江軍

癸巳以

與高季興夔忠萬三州為豆盧革韋說之罪

元年以三

州與季興革說猶為相因此罪之

皆賜死

流段凝於遼州溫韜

於德州劉訓於濮州

自唐末以來流貶者皆不至其地遼德濮皆唐境也此三

人皆使至流所

任圜請致仕居磁州

磁牆之翻

許之

八月

巳卯朔日有食之

冊禮使至長沙楚王殷始建

國

封楚王殷為國王見上卷是年六月

立宮殿置百官皆如天子或微

更其名

示不敢擬天朝也更工行翻

翰林學士曰文苑學士知制誥

曰知辭制樞密院曰左右機要司羣下稱之曰殿下令

曰教以姚彥章為左丞相許德勲為右丞相李鐸為司

徒崔頴為司空拓跋恒為僕射張彥瑤張迎判機要司

馬殷所恃以為國者高郁也建國置官郁不與焉何也豈殷諸子已有忌郁之心歟

然管內官屬

皆稱攝惟朗桂節度使先除後請命

朗武平軍桂靜江軍時皆屬楚恒

本姓元避殷父諱改焉

九月帝謂安重誨曰從榮左

右有矯宣朕旨令勿接儒生恐弱人志氣者朕以從榮

年少臨大藩

是年三月從榮鎮鄴都事見上卷少詩照翻

故擇名儒使輔導

之今奸人所言乃如此欲斬之重誨請嚴戒而已

安重誨非

儒也故寬言者之罪獨不思矯宣上旨國有常刑邪

北都留守李彥超請復姓

符從之

彥超李存審子存審本姓符

丙寅以樞密使孔循兼東都

留守

帝欲東巡使孔循留守洛陽莊宗同光三年復以洛陽為東都

壬申契丹來請

修好

好呼到翻

遣使報之

冬十月乙酉帝發洛陽將如汴

州丁亥至滎陽

九域志滎陽縣在鄭州西六十里東至大梁一百四十里

民間訛言

帝欲自擊吳又云欲制置東方諸侯宣武節度使檢校

侍中朱守殷疑懼判官高密孫晟勸守殷反

高密漢古縣隋亂廢

唐武德三年置于義城堡六年移就故夷安城即高密古縣也屬密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

考異

曰江南錄作孫忌今從王溥周世宗實錄晟承正翻

守殷遂乘城拒守帝遣宣徽

使范延光往諭之延光曰不早擊之則汴城堅矣願得

五百騎與俱帝從之延光暮發未明行二百里抵大梁

城下與汴人戰汴人大驚戊子帝至京水

京水在滎陽之東索水之

西遣御營使石敬瑭將親兵倍道繼之

自梁以來有侍衛親軍侍衛馬

軍侍衛

或謂安重誨曰失職在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

為患不如除之重誨以為然奏遣使賜任圜死

任圜罷相見上

卷是年六月

端明殿學士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安肯

為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使者至磁州圜聚其族酣

飲然後死神情不撓

撓奴教翻

己丑帝至大梁四面進攻

吏民縋城出降者甚衆

縋馳偽翻

守殷知事不濟盡殺其族

引頸命左右斬之乘城者望見乘輿

乘承正翻

相帥開門降

帥讀曰率下同

孫晟奔吳徐知誥客之

為孫晟盡節於江南張本

戊戌詔

免三司逋負近二百萬緡

近其斬翻

辛丑吳大丞相都督

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東

海王徐溫卒初溫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

知詢以其兄知誥非徐氏子

徐溫養知誥為子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乾寧二年

數請代之執吳政

數所角翻

溫曰汝曹皆不如也嚴可求及

行軍副使徐玠屢勸溫以知詢代知誥

徐知誥之於嚴可求結之以婚

姻而可求之心不為之變徐溫之門忠手所事者嚴可求陳彥謙而已

溫以知誥孝謹不

忍也陳夫人曰知誥自我家貧賤時養之

陳夫人徐溫之妻子畜知

誥者奈何富貴而弃之可求等言之不已溫欲帥諸藩

鎮入朝勸吳王稱帝

帥讀曰率

將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

進因留代知誥執政知誥草表欲求洪州節度使俟旦

上之

兩上時翻

是夕溫凶問至乃止

史言徐知誥得吳國之政亦有數存乎其間篡

吳之業自此成矣

知詢亟歸金陵

為知誥知詢不相容張本

吳主贈溫齊王

謚曰忠武

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筠久疾將佐請見不

許副使符彥琳等疑其已死恐左右有奸謀請權交符

印筠怒收彥琳及判官都指揮使下獄誣以謀反

下娶翻

詔取彥琳等詣闕按之無狀釋之

觀于可洪張筠之事帝之廟號曰明亦有

也徙筠為西都留守

莊宗同光三年復以長安為西都

癸卯以保義

節度使石敬瑭為宣武節度使

朱守殷反死以石敬瑭代之

兼侍衛

親軍馬步都指揮使

十一月庚戌吳王即皇帝位追

尊孝武王曰武皇帝景王曰景皇帝宣王曰宣皇帝孝武

王忠武王行密也景王威王渥也宣王者隆演也

安重誨議伐吳

安重誨欲乘徐溫之

死而伐之且問其舉大號之罪

帝不從

根本不固而伐人之國莊宗覆車可鑒也故不許

甲子

吳大赦改元乾貞

丙子吳主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

以徐知詢為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

若使

之嗣徐溫之官職者加徐知誥都督中外諸軍事吳國中外大權實皆歸於徐知

誥十二月戊寅朔孟知祥發民丁二十萬修成都城

吳主立兄廬江公濛為常山王弟鄱陽公澈為平原

王澈勅列翻兄子南昌公珙為建安王珙居勇翻吳主稱帝封其兄弟及其兄子

皆自公初晉陽相者周元豹亮相息翻嘗言帝貴不可言

帝即位欲召詣闕趙鳳曰元豹言陛下當為天子今已

驗矣無所復詢復扶又翻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

輻輳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

非所以靖國家也

史言趙鳳有識

帝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

金帛而已

中書舍人馬縞

縞工老翻

請用漢光武故事七

廟之外別立親廟

見四十一卷漢光武建武三年

中書門下奏請如漢

孝德孝仁皇例稱皇不稱帝

孝德皇見五十卷漢安帝建光元年孝仁皇見五十

六卷靈帝建寧元年

帝欲兼稱帝羣臣乃引德明玄元興聖皇帝

例皆立廟京師

唐尊臯陶為德明皇帝老子為玄元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例時詣翻

帝令立於應州舊宅自高祖考妣以下皆追謚曰皇帝

皇后墓曰陵

五代會要帝追尊高祖聿為孝恭皇帝廟號惠祖陵曰順陵妣崔氏曰昭皇后曾祖

教曰孝質皇帝廟號毅祖陵曰衍陵妣張氏曰順皇后
祖琰曰孝靖皇帝廟號烈祖陵曰夷陵妣何氏曰穆皇
后父霓曰孝成皇帝廟號德祖陵曰慶陵歐史曰高祖
妣劉氏曾祖諱教父孝成妣劉氏謚懿皇后四陵皆在
應州金城縣按帝之先本夷狄既
無姓氏其名必當時有司所製也 漢主如康州九域志廣

州南至康州
一百九十里

是歲蔚代緣邊粟斗不過十錢蔚紆勿翻

三年春正月丁巳吳主立子璉為江都王璘為江夏王

璆為宜春王宣帝子廬陵公玠為南陽王璉力展翻璘離珍翻璆音

求玠悲中翻吳主謚
兄隆演曰宣皇帝

昭義節度使毛璋所為驕僭時

服赭袍赭袍天子所服赭音者縱酒為戲左右有諫者剖其心而

視之帝聞之徵為右金吾衛上將軍

毛璋在邠州以驕
僭徵及在潞州復

然謂之不軌可也然一詔徵之則束手入衛蓋其人冥
頑驕虐本無它心不知僭擬之為非然亦明宗能容之

耳

契丹陷平州

元年冬盧文進來奔唐得
平州至是復為契丹所陷

二月丁

丑朔日有食之帝將如鄴都時扈駕諸軍家屬甫遷

大梁又聞將如鄴都皆不悅詢詢有流言

說讀曰悅
詢許拱翻

帝

聞之不果行吳自莊宗滅梁以來使者往來不絕庚

辰吳使者至安重誨以為楊溥敢與朝廷抗禮

並立為
帝是抗

禮遣使窺覘

覘丑廉翻
又丑艷翻

拒而不受自是遂與吳絕

張

筠至長安

去年徙張筠留守西都

守兵閉門拒之

上意也

筠單騎入

朝以為左衛上將軍

壬辰寧江節度使西方鄴攻拔

歸州未幾荆南復取之

歸州高季興巡屬也九域志夔州東至歸州三百三十里幾居

豈翻復扶又翻下宜復同

樞密使同平章事孔循性狡佞安重誨

親信之帝欲為皇子娶重誨女

偽為于翻

循謂重誨曰公職

居近密不宜復與皇子為昏重誨辭之久之或謂重誨

曰循善離間人

間古翻

不可置之密地循知之陰遣人結

王德妃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為從厚婦帝許之

王德

妃有寵於帝言無不行後進拜淑妃重誨大怒乙未以循同平章事充忠

武節度使兼東都留守

解其近密之職

重誨性強愎

愎蒲逼翻

秦州

節度使華溫琪入朝請留闕下帝嘉之

當時諸帥皆樂在方鎮得自恣

獨華溫琪入朝請留故嘉之華戶化翻

除左驍衛上將軍月別賜錢穀

俸給

之外別歲餘帝謂重誨曰溫琪舊人宜擇一重鎮處之

華溫琪仕梁已為節鎮故云然處昌呂翻

重誨對以無闕它日帝屢言之重

誨愠曰臣累奏無闕惟樞密使可代耳帝曰亦可重誨

無以對

華溫琪之才誠不足以當重鎮安重誨以君臣相得之雅詳明敷奏明宗宜無不從今則上下

之言交不能暢其意相厲而已斯不學至此也

溫琪聞之懼數月不出重誨惡

成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建立奏建立與王都交結有

異志

惡烏路翻初帝為代州刺史王建立已為虞侯將後從鎮真定帝自鄴為亂兵所逼舉兵南向建立

殺真定監軍帝家屬得全由是愛之及帝即位擢為真定帥安重誨亦帝潛躍之時所親信者也即位自中門使擢樞密使重誨之所以惡建立權寵之間耳又是時王都在中山有異志數以書通建立約為兄弟故重誨

言建立亦奏重誨專權求入朝面言其狀帝召之既至

言重誨與宣徽使判三司張延朗結昏相表裏弄威福

三月辛亥帝見重誨氣色甚怒謂曰今與卿一鎮自休

息以王建立代卿張延朗亦除外官重誨曰臣披荆棘

事陛下數十年值陛下龍飛承乏機密

承乏者承人之乏也言適時乏

人故已得任機密

數年間天下幸無事今一旦弃之外鎮臣願

聞其罪帝不懌而起

此段自孔循以下言重誨與孔循相傾自華溫琪以下言其君臣嫌

隙之所自來蓋重誨挾依乘之舊戀權而不肯退明宗積受浸潤之譖欲遠之而不能至於決裂則不可救矣

以語宣徽使朱弘昭

語牛倨翻

弘昭曰陛下平日待重誨如

左右手奈何以小忿弃之願垂三思

朱弘昭今日之言知重誨之眷未衰

也鳳翔之奏知重誨之權已去也小人之智隨時而反覆可畏也哉

帝尋召重誨慰撫之

明日建立辭歸鎮帝曰卿比奏欲入分朕憂

比毗至翻近也

今

復去何之

復扶又翻下不復同

會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

事鄭珣請致仕己未以珣為左僕射致仕癸亥以建立

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孟知祥屢

與董璋爭鹽利

蜀中井鹽東西川巡屬之內皆有之各欲障固以專其利故爭按唐盛時邛嘉

眉有井十三劍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綿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劍南東川院領之東川鹽利多于

西川璋誘商旅販東川鹽入西川知祥患之乃於漢州

置三場重征之

漢州東南與東川接界故列置三場以征鹽商

歲得錢七萬緡

商旅不復之東川

也往

楚王殷如岳州遣六軍使袁

詮詮丑
緣翻

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

以水軍逆戰至劉郎洑

江陵府石首縣沙步有劉郎浦
蜀先主納吳女處也洑房六翻

洑流
曰洑

希瞻夜匿戰艦數十艘於港中

艦戶黯翻艘踈
留翻港古項翻詰

旦兩軍合戰希瞻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俘斬以千

數進逼江陵季興請和歸史先憲于楚

高季興執史光
憲見上卷上年

軍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楚王殷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

中朝及吳蜀之間

中朝謂唐也既在
中原且天朝也

四戰之地也

四面
受敵

謂之地

宜存之以為吾扞蔽

宋時趙韓王勸太祖緩取太原意亦如此

殷悅

環每戰身先士卒

先悉薦翻

與眾同甘苦常置鍼藥於座右

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傅治之

鍼諸深翻索山客翻治直之翻

士卒隸

環麾下者相賀曰吾屬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

史言為將得士

卒之死力者勝

楚大舉水軍擊漠圍封州

宋白曰封州即漢蒼梧郡之廣信縣

也梁置廣信郡隋置封州在豐水之陽

漠主以周易筮之遇大有

龜為卜策為筮

以四十九策信手分開視其奇耦三變而成爻十有八變而成卦

於是大赦改元大有

命左右街使蘇章將神弩三千戰艦百艘救封州

漢都番禺

做唐上京置左右街使九域志
廣州西至封州六百一十里

章至賀江沈鐵絙於水

沈持林翻
絙居登翻

兩岸作巨輪挽絙築長堤以隱之伏壯士於

堤中章以輕舟逆戰陽不利楚人逐之入堤中挽輪舉

絙楚艦不能進退以強弩夾水射之

射而亦翻

楚兵大敗解

圍遁去漢主以章為封州團練使夏四月以鄴都留

守從榮為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以客省使太原馮贇

為副留守

贇於倫翻

夾馬指揮使新平楊思權為步軍都指

揮使以佐之戊寅以宣武節度使石敬瑭為鄴都留守

天雄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樞密使范延光為成德節度使丙戌以樞密使安重誨兼河南尹以河南尹從厚

為宣武節度使仍判六軍諸衛事

從厚本以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今易鎮

汴州而判六軍諸衛事如故

吳右雄武軍使苗璘靜江統軍王彥

章將水軍萬人攻楚岳州至君山

岳州治巴陵洞庭湖在巴陵西君山在洞

庭湖中方六十里

楚王殷遣右丞相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

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

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三百絕吳歸路

帥讀曰率

遲明吳人進

軍荊江口

遲直二翻荊江口洞庭湖與大江會處

將會荊南兵攻岳州丁

亥至道人磯德勲命戰棹都虞候詹信以輕舟三百出

吳軍後德勲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吳軍大敗虜璘及

彥章以歸初義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都鎮易定十

餘年

梁均王龍德元年王都得定州至是九年

自除刺史以下官租賦皆贍

本軍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帝亦以都篡父位

惡之

王都囚其父處直而篡其位見二百七十一卷後梁均王龍德元年惡烏路翻

時契丹數

犯塞

數所角翻

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

瓦橋盧臺皆在幽易之間

大將往

來都陰為之備浸成猜阻都恐朝廷移之它鎮腹心和

昭訓勸都為自全之計都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

鈞又知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有隙遣使結為

兄弟陰與之謀復河北故事

欲復如唐河北諸鎮世襲不輸朝廷貢賦不受朝廷

徵發建立陽許而密奏之都又以蠟書遺青徐潞益梓五

帥離間之

是時青帥霍彥威徐帥房知溫潞帥毛璋益帥孟知祥梓帥董璋皆倔彊難制者也遺唯

季翻下金遺同間古覓翻

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歸德節度使王

晏球

說式芮翻

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

遺于李翻癸巳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宣徽使張延朗與北面

諸將議討之

北面諸將謂招討王晏球及所部戊幽易間諸將及幽州帥趙德鈞也

戊

戌吳徙常山王濛為臨川王

庚子詔削奪王都官爵

壬寅以王晏球為北面招討使權知定州行州事以橫

海節度使安審通為副招討使以鄭州防禦使張虔釗

為都監

監古街翻

發諸道兵會討定州是日晏球攻定州拔

其北關城

權知定州行州事者以未得定州城使王晏球權知行州事於城外以招撫定州之民蓋

此命未頒晏球之兵已至定州城下矣

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禿餒

禿餒即圍

莊宗者虜酋之也首慈秋翻五月禿餒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

曲陽曲陽漢之上曲陽縣隋改為恒陽唐元和十五年
更名曲陽避穆宗名也屬定州九域志縣在州西

六十都與禿餒就攻之晏球與戰於嘉山下大破之禿

餒以二千騎奔還定州晏球追至城門因進攻之得其

西關城定州城堅不可攻晏球增修西關城以為行府

置招討使行府及定州行州於西關城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三州

定祁易也王晏球之攻定州以持久弊之此其先定之計也辛酉以天雄節度副

使趙敬怡為樞密使王晏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

大軍趣望都

趣七喻翻

遣張延朗分兵退保新樂

九域志望都縣在定

州東北六十里新樂縣在州西南五十里

延朗遂之真定

之往也同光初建北都於鎮州以鎮

州為真定府尋廢北都而真定府不廢九域志自新樂縣西南至真定七十里

留趙州刺史朱

建豐將兵修新樂城契丹已自它道入定州與王都夜

襲新樂破之殺建豐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會於行唐

九域

志行唐縣在真定府北五十五里

丙寅至曲陽

自行唐西北至曲陽三十許里

王都乘

勝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晏球等於曲陽

丁卯戰于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

將即

亮翻校戶教翻令可一戰擒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

魯定翻輕牽正翻

悉去弓矢

呂翻

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

奮槌揮劍直衝其陳大破之僵尸蔽野

用短兵則將士齊致死直衝其

陳則敵不及拒北人所恃者弓矢既入其陳皆不得用而槌劍所及不死則傷是以甚敗槌則瓜翻僵居良翻

陳讀契丹死者過半

過音

餘衆北走都與禿餒得數騎

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子遺

子吉列翻單也言無單子得遺也

吳遣使求和於楚請苗璘王彥章

楚王殷歸之使許德勲餞之德勲謂二人曰楚國雖小

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懷

遙翻朝直

必俟衆駒爭阜

棧

阜才早翻棧土限翻阜馬檻也棧以竹木藉之

然後可圖也

時殷多內寵嫡

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勲語及之

別彼列翻其後馬氏諸子爭國南唐來而

取之卒如許德勲之言然德勲相楚知其將亂不以告戒其主而以語鄰國之人非忠也左傳鄭子太叔謂晉

張超有智然猶在君子之後者正此類也

六月辛巳高季興復請稱藩于

吳

吳徐溫議不受高季興稱臣見上卷上年五月

吳進季興爵秦王帝詔楚王

殷討之殷遣許德勲將兵攻荆南以其子希範為監軍

次沙頭

次沙頭則已逼江陵矣

季興從子雲猛指揮使從嗣單騎

造楚壁請與希範挑戰決勝副指揮使廖之匪齊出與之

關拉殺之

從子才用翻造七到翻挑徒了翻廖力救翻拉盧合翻

季興懼明日請

和德勲還匪齊贛人也

還從宣翻又如字贛縣屬虔州贛音紺

王晏球

知定州有備未易急攻

易以豉翻

朱弘昭張虔釗宣言大將

畏怯有詔促令攻城晏球不得已乙未攻之殺傷將士

三千人

張虔釗不知鑒定州之事其後急攻鳳翔以致敗國身為亡虜其誤明宗之社稷多矣

先是詔發西川兵戍夔州

備高季興也先昔薦翻

孟知祥遣左肅

邊指揮使毛重威將三千人往頃之知祥奏夔忠萬三

州已平請召戍兵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以省饋運

孟知祥恐戍兵為唐所留

坐自削弱故請召還

帝不許知祥陰使人誘之

誘音酉

重威帥其衆

鼓譟逃歸帝命按其罪知祥請而免之

史言唐之威令不行于蜀中

陝州行軍司馬王宗壽請葬故蜀主王衍

王衍死于長安見二

百七十四卷元年陝失冉翻

秋七月贈衍順正公以諸侯禮葬之

王宗

壽許州民家子也王建以其同姓錄之為子事王衍數直諫衍不聽以至亡國衍死宗壽東遷至澠池間莊宗

遇弒逃入熊耳山至是復出詣京師求衍宗族葬之帝嘉其忠為保義行軍司馬得衍等十八喪葬長安南三

趙村

北面招討使安審通卒

招討之下當有副字

東都民有犯

私麴者留守孔循族之或請聽民造麴而於秋稅畝收

五錢已未勅從之

按唐初無權酒之法德宗建中三年初權天下酒悉令官釀斛收直三千

米雖賤不得減二千委州縣綜領醕薄私釀罪有差京師特免權元和六年京兆府奏權酒錢除出正酒戶外

一切隨兩稅青苗據貫均率會昌六年勅揚州八道置權麴并置官店沽酒代百姓納權酒并充資助軍用有

人私沽酒及置私麴者罪止一身至是以孔循過行酷法救應三京鄴都諸通州府鄉村人戶於夏秋田苗上

每畝納麴錢五文足陌任百姓造麴醕酒供家其錢隨夏秋徵納並不折色其京都及諸道縣鎮坊界及關城

草市內應逐年賣官麴酒戶便許自造麴醕酒貨賣應諸處麴務仰十分減八分價錢出賣不得更請官本踏

造麴音曲壬戌契丹復遣其酋長惕隱將七千騎救定州扶

又王晏球逆戰於唐河北

惕它力翻水經注澠水出代郡靈丘縣高氏山東南過中

山上曲陽縣又東過唐縣謂之唐河

大破之甲子追至易州時久雨水漲

契丹為唐所俘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數

勝音升

戊辰

以威武節度使王延鈞為閩王契丹北走道路泥濘

濘乃定翻人馬飢疲入幽州境八月壬戌趙德鈞遣牙將武

從諫將精騎邀擊之分兵扼險要生擒惕隱等數百人

餘衆散投村落村民以白梃擊之

梃徒頂翻

其得脫歸國者

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

沮在呂翻

初莊

宗狗地河北獲小兒畜之宮中及長

畜吁王翻長知兩翻

賜姓名

李繼陶帝即位縱遣之王都得之使衣黃袍坐堞間

史歐

曰帝即位安重誨出繼陶以乞段徊徊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衣於既翻堞達協翻謂王晏球

曰此莊宗皇帝子也已即位公受先朝厚恩曾不念

乎

王晏球即杜晏球莊宗之滅梁也晏球以軍降莊宗賜以姓名而用之王都欲以此動晏球

晏球

曰公作此小數竟何益吾今教公二策不悉衆決戰則束手出降耳自餘無以求生也 王建立以目不知書

請罷判三司不許

乙未吳大赦

吳越王鏐欲立中

子傳瓘為嗣

中讀曰仲

謂諸子曰各言汝功吾擇多者而立

之言欲擇功多者立以為嗣

傳瓘兄傳璿傳璟傳瓘皆推傳瓘

璿璿六翻

璿力吊翻又力小翻環於景翻又古永翻

乃奏請以兩鎮授傳瓘閏月丁未

詔以傳瓘為鎮海鎮東節度使戊申趙德鈞獻契丹

俘惕隱等諸將皆請誅之帝曰此曹皆虜中之驍將殺

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

紓商居翻緩也

乃赦惕隱等

酋長五十人置之親衛

後唐蓋倣盛唐之制朝會立仗有親勲翊三衛

餘六百

人悉斬之

為契丹屢求惕隱等張本

契丹遣梅老季素等入貢

初盧文進來降

事見上卷元年

契丹以蕃漢都提舉使張希崇

代之為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遣親將以三百騎監之

監工

衛

希崇本書生為幽州牙將沒於契丹

歐史曰劉守光使張希崇戍平

州契丹陷平州得之

性和易契丹將稍親信之

易以鼓翻將即亮翻

因與其

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寢食所不忘也然虜衆我

寡奈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

誘音酉

兵必潰去此去虜

帳千餘里比其知而徵兵

比必利翻及也

吾屬去遠矣衆曰善

乃先為窋實以石灰

窋才性翻石灰鑿取山石煨之為灰今在處有之

明日召

虜將欽醉并從者殺之投諸穽中

從才用翻

其營在城北亟

發兵攻之

此所發者漢兵也

契丹衆皆潰去希崇悉舉其所部

二萬餘口來奔詔以為汝州刺史

歐史曰以為汝州防禦使

吳王

太后殂

吳主之母王氏也

九月辛巳荆南敗楚兵于白田執

楚岳州刺史李廷規歸于吳

九域志岳州巴陵縣有白田鎮時荆南稱藩于吳敗

補賣翻

乙未勅以溫韜發諸陵段凝反覆令所在賜死

去年溫韜流德州段凝流遼州

己亥以武寧節度使房知溫兼荆南

行營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分遣中使發諸道兵赴襄

陽以討高季興

前年劉訓討荆南不克今復招討之

辛丑徙慶州防禦

使竇廷琬為金州刺史冬十月廷琬據慶州拒命丙

午以橫海節度使李從敏兼北面行營副招討使

代安審通

也從敏帝之從子也

從子才用翻

戊申詔靜難節度使李

敬通發兵討竇廷琬

慶州靜難軍巡屬也故使討之難乃旦翻

王都據定

州守備固伺察嚴

伺相吏翻

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

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

騎奇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

梯衝所及

梯雲梯衝衝車

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為不

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帝從之用兵

之術攻城最難然攻城有二術城有外援則須悉力急攻以求必克城無外援則持久以弊之在我者兵力不

損而坐收全勝古之善用兵者皆知此術也

十一月有司請為哀帝立廟

詔立廟於曹州

為于偽翻梁太祖開平二年弒唐哀帝于曹州事見二百六十六卷

平

盧節度使晉忠武公霍彥威卒 忠州刺史王雅取歸

州

忠州時屬夔州寧江軍西方鄴所部也歸州時屬荆南軍高季興所部也

庚寅皇子從

厚納孔循女為妃循因之得之大梁

時孔循兼留守東都帝在大梁得之

者得往也有職守者不得擅離職守今循因嘉禮得至行在所得之本或作得至按唐都洛陽以大梁為東都孔循職守在東都而曰得之大梁者蓋安重誨怒孔循自樞密出為忠武帥兼東都留守時帝在大梁循未得領留守之職今因嫁女得至東都耳厚結王德妃之黨以下文促令歸鎮明之可以知矣

乞留安重誨具奏其事力排之禮畢

嘉禮畢也

促令歸鎮

復歸

忠武軍所鎮

甲午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建立同平章

事充平盧節度使丙申上問趙鳳帝王賜人鐵券何

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上曰先朝受

此賜者止三人

薛居正五代史莊宗同光二年正月甲寅帝御中興殿面賜郭崇韜鐵券二月

丁亥賜李嗣源鐵券三年賜朱友謙姓名李繼麟入屬籍賜鐵券

宗韜繼麟尋皆族滅

二人族滅事見二百七十四卷元年朝直遙翻

朕得脫如毫釐耳

帝為莊宗所猜忌又困於

讒事始於二百七十三卷同光三年取鄴都細鎧之日

時訖于二百七十四卷元年出鄴都在魏縣之日因

歎息久之趙鳳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十二月甲辰李敬周奏拔慶州族竇廷琬荆南節

度使高季興寢疾命其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

章事從誨權知軍府事丙辰季興卒

考異曰唐明宗實錄天成三年十

一月壬午房知溫奏高季興卒烈祖實錄亦云乾貞二年十一月季興卒蓋傳聞之誤按陶穀季興神道碑及

勃海行年記皆云十二月十五日卒今從之

吳主以從誨為荊南節度使兼

侍中

高從誨字遵聖季興長子也

史館脩撰張昭遠上言臣竊見

先朝時皇帝皇子皆喜俳優

喜許計翻

入則飾姬妾出則誇

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

言何道而能為賢人也

諸皇子宜精擇

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

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

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昏姻省

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異

分扶問翻

塞昔則翻省昔井翻長知兩翻僥堅堯翻

帝賞歎其言而不能自梁開平

以來至于

天成惟張昭遠一疏能以所學而論時事耳不有儒者其能國乎惜其言之不用也史言賞歎而不能用嗚呼帝之賞歎者亦由時人言張昭遠儒學而賞歎之耳豈知所言深有益於人之國哉

閩王延鈞

度民二萬為僧由是閩中多僧河東節度使北都留

守從榮年少驕狠

少詩照翻狠戶懇翻

不親政務帝遣左右素與

從榮善者往與之處使從容諷導之

處昌呂翻從千容翻

其人私

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

從厚時為河南尹故稱之為河南相公端士正士也好音呼到翻

相公齒長

長知兩翻言從榮之

年長於從厚也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

告步軍都指揮使楊思權曰朝廷之人皆推從厚而短

我我其廢乎思權曰相公手握彊兵且有思權在何憂

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為自固之備觀從榮之問與楊思

權之對其所以求自安者乃所以自危也又謂帝左右曰君每譽弟而抑其

兄譽音余我輩豈不能助之邪其人懼以告副留守馮贇

贇密奏之帝遣左右諷導從榮是其密受上指最為親切從榮之不悅楊思權之脅持凡此情狀其

人當密以奏聞安得以告馮贇而待贇奏之也此其間必有曲折帝召思權詣闕以從

榮故亦弗之罪也

帝不罪楊思權其後遂為從厚之禍然二子嫌隙已構雖罪思權亦末如

之何矣

四年春正月馮贇入為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

輕易

易以鼓翻

宜選重德輔之

王都秃餒欲突圍走不得

出二月癸丑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

族自焚擒秃餒及契丹二千人

王晏球自去年四月攻王都至是克之

辛

亥以王晏球為天平節度使與趙德鈞並加兼侍中

賞王

晏球以平王都之功也賞趙德鈞以擒惕隱之功也

秃餒至大梁斬於市

樞密

使趙敬怡卒 甲子帝發大梁 丁卯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崔協卒於須水

唐初置須水縣貞觀中併入鄭州管城縣九域志鄭州滎陽縣有須

水鎮卒音子恤翻

庚午帝至洛陽

二年冬十月帝如大梁至是還洛陽

王晏

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

一卒三月辛巳晏球入朝帝美其功晏球謝久煩饋運

而已

史言王晏球有功而不伐

皇子右衛大將軍從璨性剛安重

誨用事從璨不為之屈

為于偽翻

帝東巡

即謂如大梁時也

以從璨

為皇城使從璨與客宴於會節園

會節園在洛陽城中張全義鎮洛歲久私

第在會節坊室宇園池為一酒酣戲登御榻凡御園設御榻遊幸

時巨麗輸之官以為會節園之所重誨奏請誅之丙戌賜從璫死 橫山蠻寇邵州

御也邵州漢為昭陵縣屬長沙國東漢屬長沙零陵二郡又改昭陵為昭陽縣吳立邵陵郡晉武帝改昭陽曰邵陽縣隋廢邵唐置南梁州改為邵州時屬楚境 楚王殷命其子武安節度副

使判長沙府希聲知政事總錄內外諸軍事自是國政

先歷希聲乃聞於殷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為殺高郁張本

夏四月庚

子朔禁鐵錫錢時湖南專用錫錢銅錢一直錫錢百流

入中國法不能禁馬殷得湖南鑄錫為錢本用之境內其後遂流入中國五代會要同光二

年三月敕泉布之弊雜以鉛錫江湖之外盜鑄尤多市肆之間公行無畏因是綱商挾帶舟載往來換易好錢藏貯富室實為蠹弊須有條流宜令京城及諸道於市行使錢內點檢雜惡鉛錫並宜禁斷沿江州縣每有舟船到岸嚴加覺察若私載往來並宜收納天成元年十二月敕行使銅錢之內如聞挾帶鐵錢若不嚴加科流轉恐私加鑄造應中外所使銅錢內鐵鑊錢即宜毀弃不得輒更有行使如違其所使錢不計多少並納入官仍科深罪蓋鐵錫錢之禁舊矣今又申嚴之而不能禁也

丙午楚六軍副使王環

敗荊南兵于石首

敗補賣翻

初令緣邊置場市党項馬不

令詣闕先是党項皆詣闕以貢馬為名國家約其直酬之加以館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緡有司苦其耗蠹故

止之

五代會要曰自上御極以來党項之衆競赴闕下賣馬常賜食於禁廷醉則連袂歌其土風凡將到

馬無驚良並云上進雖約給價直然館給賜賚耗蠹為多雖降敕止之竟不能行党底朗翻

壬子

以皇子從榮為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為河東節

度使北都留守

兩易二子之任

契丹寇雲州 甲寅以端明

殿學士兵部侍郎趙鳳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五月

乙酉中書言太常改謚哀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

景宗既稱宗則應入太廟在別廟則不應稱宗

哀帝廟在曹州

乃去廟號

去羌呂翻

帝將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詔諭

兩川令西川獻錢一百萬緡東川五十萬緡皆辭以軍

用不足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仁矩帝在藩

鎮時客將也為安重誨所厚恃恩驕慢至梓州

東川節度治梓

州董璋置宴名之日中不往方擁妓酣飲

妓渠綺翻璋怒從

卒徒執兵入驛立仁矩於階下而詬之曰公但聞西川

斬李客省

詬古候翻又許侯翻李客省謂李嚴也斬李嚴見上卷二年

謂我獨不能

邪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既而厚賂仁矩以謝之

以欲

賂絕其口仁矩還言璋不法未幾

幾居啟翻

帝復遣通事舍人李

彥珣詣東川

復扶又翻

入境失小禮璋拘其從者

從才用翻

彥珣

奔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高季興之叛也

見上卷二年

其子從誨切

諫不聽從誨既襲位謂僚佐曰唐近而吳遠非計也乃

因楚王殷以謝罪於唐又遺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元信

書

遺惟季翻

求保奏復脩職貢丙申元信以從誨書聞帝許

之契丹寇雲州

一月之間再寇雲州者契丹主耶律德光漸西徙也

六月戊

申復以鄴都為魏州

莊宗同光元年即位於魏州以魏州為興唐府建東京既遷洛同光

三年復唐之舊以洛陽為東都改魏州之東京為鄴都今復以為魏州

留守皇城使並停

庚申高從誨自稱前荆南行軍司馬歸州刺史上表

求內附秋七月甲申以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兼侍中己

丑罷荆南招討使

討荆南事始上卷二年今以其內附罷兵

八月吳武昌

節度使兼侍中李簡以疾求還江都

揚州治江都縣吳所都也

癸丑

卒于採石徐知詢簡壻也擅留簡親兵二千人于金陵

徐知詢時代父溫鎮金陵

表薦簡子彥忠代父鎮鄂州

武昌節度使治鄂州

徐知誥以龍武統軍柴再用為武昌節度使知詢怒曰劉

崇俊兄之親三世為濠州

吳初用劉金為濠州刺史金卒子仁規代之仁規卒子崇

俊代
之彦忠吾妻族獨不得邪
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

高郁為謀主

馬殷初得潭州即用高郁為謀主

國賴以富强

如收茶征令民種桑

以繒纊充賦之類

鄰國皆疾之莊宗入洛殷遣其子希範入貢

見二百七十二卷莊宗同光元年

莊宗愛其警敏曰比聞馬氏當為高

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

此言所以間高郁也比毗至翻

高李

興亦以流言間郁於殷

間古翻

殷不聽乃遣使遺節度副

使知政事希聲書

遺惟李翻

盛稱郁功名願為兄弟使者言

於希聲曰高公常云馬氏政事皆出高郁此子孫之憂

也希聲信之行軍司馬楊昭遂希聲之妻族也謀代郁
任日譖之於希聲希聲屢言於殷稱郁奢僭且外交鄰
藩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力也汝勿為此言希聲
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亟營

西山吾將歸老

西山即長沙西岸嶽麓諸山也

獬子漸大能咋人矣

征獬

例翻犬強為獬咋鉏陌翻齧也

希聲聞之益怒明日矯以殷命殺郁於

府舍

府舍荆南軍府署舍也

榜諭中外誣郁謀叛並誅其族黨至

暮殷尚未知是日大霧殷謂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度淮

唐昭宗光啟三年馬殷從孫
儒度淮事見二百五十七卷
每殺不辜多致茲異馬步

院豈有冤死者乎

時諸鎮皆有馬步司置獄院以鞠囚今大藩亦有兵馬司

明日吏

以郁死告殷撫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已出使我勲舊

橫罹冤酷

橫戶孟翻

既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

蓋是

時馬殷尸居而已不復能制其子處昌呂翻

九月上與馮道從容語及年

穀屢登

從千容翻屢龍遇翻

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

府

謂為河東掌書記時也

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

自太原使中山經井陘之道陘

刑

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

俄至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上深以為然上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殍被表翻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

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

瘡剗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

謂熟穀未熟農家艱

食先稱貸以自給至於賣絲糶穀僅足以償債耳聶尼輒翻糶它吊翻剗烏丸翻

農於四人之

中最為勤苦

士農工商是謂四民唐避太宗諱率謂民為人

人主不可不知也

上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鄜州兵戍東川者歸

本道

廊音夫

董璋擅留其壯者選羸者歸之

羸倫為翻

仍收其

甲兵 癸巳西川右都押牙孟容弟為資州稅官坐自

盜抵死

律監臨自盜賊重者至死抵至也

觀察判官馮瑒中門副使王

處回為之請

瑒柱充翻為于偽翻

孟知祥曰雖吾弟犯法亦不可

貸況它人乎

吳越王鏐居其國好自大朝廷使者曲

意奉之則贈遺豐厚不然則禮遇踈薄

好呼到翻遺惟李翻下同

嘗

遺安重誨書辭禮頗倨

薛史曰錢鏐致書安重誨云吳越國王致書于某官執事不叙

寒暄重誨

怒其無禮 帝遣供奉官烏昭遇

考異曰吳越備史十國紀年皆云監門衛上

將軍蓋借官耳今

韓玫使吳越

玫莫杯翻

昭遇與玫有隙使

還

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玫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謂鏐為殿

下及私以國事告鏐安重誨奏賜昭遇死癸巳制鏐以

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凡吳越進奏官使者綱吏

令所在繫治之

治直之翻

鏐令子傳瓘等上表訟冤皆不省

省悉井翻

初朔方節度使韓洙卒

梁均王乾化四年韓洙嗣鎮朔方

弟澄

為留後未幾定遠軍使李匡賓聚黨據保靜鎮作亂

幾居

豈翻保靜隋之弘靜縣也唐神龍元年改曰安靜至德元載改曰保靜縣屬靈州宋白曰保靜鎮在黃河北岸

朔方不安冬十月丁酉韓澄遣使齎絹表乞朝廷命帥

帥所類翻

前磁州刺史康福善言語上退朝多召入便殿訪

以時事福以土語對安重誨惡之

惡其以土語奏事在左右者莫之曉也惡

烏路翻

常戒之曰康福汝但妄奏事會當斬汝福懼求外

補重誨以靈州深入邊境為帥者多遇害戍戍以福為

朔方河西節度使

唐之盛時河西節度使治涼州與朔方隴西並為緣邊大鎮肅代以後淪

陷宣宗大中間收復然隔以吐蕃党項朝廷懸屬而已

至于唐末以朔方兼節度河西然亦聲勢不接趙珣聚

米圖經靈州西至涼州九百里

福見上涕泣辭之上命重誨為福更它

鎮

更工行翻

重誨曰福自刺史無功建節尚復何求

扶復

又翻

且成命已行難以復改上不得已謂福曰重誨不肯

非朕意也福辭行上遣將軍牛知柔河中都指揮使衛

審崱等將兵萬人衛送之審崱徐州人也

崱與都同

辛亥

割閬果二州置保寧軍壬子以內容省使李仁矩為節

度使

欲以制兩川也為李仁矩敗沒張本按職官分紀五代有內容省使客省使副使各一官通鑑於天

成元年三月書客省使李仁矩今書內容省使豈自客省使陞為內容省使邪

先是西川常

發蜀糧饋峽路

先悉薦翻

孟知祥辭以本道兵自多難以奉

它鎮

峽路時別為寧江軍故云然

詔不許屢督之甲寅知祥奏稱財

力乏不奉詔

吳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無侍

中徐知詢自以握兵據上流

金陵在廣陵上流

意輕徐知誥數

與知誥爭權內相猜忌

數所角翻

知誥患之內樞密使王令

謀曰公輔政日久挾天子以令境內誰敢不從知詢年

少恩信未洽於人無能為也

少詩照翻

知詢待諸弟薄諸弟

皆怨之徐玠知知詢不可輔反持其短以附知誥

徐玠本勸

徐溫以知詢代知誥者也其事見本卷上年十月

吳越王鏐遣知詢金玉鞍勒

器皿皆飾以龍鳳知詢不以為嫌棄用之

錢鏐以此間徐知詢知詢

不之覺其庸昧如此路振九國志以為錢弘佐所遺非也

知詢典客周廷望說知詢

曰公誠能捐寶貨以結朝中勲舊使皆歸心於公則彼

誰與處

說式芮翻朝直遙翻處昌呂翻彼謂徐知誥也

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

都諭意

諭音

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於知誥

欵誠也

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

周廷望處人兄弟之間而反覆兩端固取死之道也

知詢召知誥詣金陵除父溫喪知誥稱吳主之命不許

周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

徐知詢之代父鎮金陵也加侍

中故以稱之宜亟入謝誘之入朝徐知誥之計也廷望還以告知詢十一

月知詢入朝知誥留知詢為統軍領鎮海節度使遣右

雄武都指揮使柯厚徵金陵兵還江都姓譜柯姓吳公子柯盧之後又

拓拔興諸姓有柯拔氏改為柯氏知誥自是始專吳政史言徐知誥之篡事至此方成

知詢責知誥曰先王違世先王謂徐溫也兄為人子初不臨喪

可乎知誥曰爾挺劒待我挺待鼎翻拔也我何敢往爾為人臣

畜乘輿服御物亦可乎畜敕六翻乘繩證翻謂知詢用錢鏐所遺龍鳳飾鞍勒器皿也

天子服用之物知詢又以廷望所言詰知誥詰去翻知誥

曰以爾所為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壬辰吳主

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皇帝大赦改元大和 康福

行至方渠羌胡出兵邀福福擊走之至青剛峽自方渠索路

出青岡峽過旱海至靈州趙珣聚米圖經曰環州洪德寨歸德青剛兩川歸德川在洪德東透入鹽川青剛川

在洪德西北本靈州大路自此過美利寨入蒲洛河至耀德清邊鎮入靈州自過美利寨後漸入平夏經旱海

中難得水泉 遇吐蕃野利大蟲二族數千帳皆不覺唐兵至

福遣衛審崧掩擊大破之殺獲殆盡由是威聲大振遂

進至靈州自是朔方始受代 十二月吳加徐知誥兼

中書令領寧國節度使

徐知誥奪知詢寧國節而自領之

知誥召徐知

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

它器均之跽獻知誥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

跽其几翻長跽也

知誥變色左右顧不肯受知詢捧酒不退左右莫知所

為伶人申漸高徑前為詼諧語掠二酒合飲之

不以禮取之為

掠合音問懷金鍾趨出知誥密遣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而

卒

考異曰鄭文寶南唐近事烈祖曲宴便殿引酖觥賜周本本疑而不飲佯醉別引一卮均酒之半跪捧

而進曰陛下千萬歲陛下若不飲此非君臣同心同德之義也臣不敢奉詔上色變無言久之左右皆相顧流

汗莫知所從伶倫申漸高有稅智者竊諭其旨乃乘詠諧盡併兩盞以飲之內杯于懷中亟趨而出上密使親信持良藥詣其私第解之已不及矣漸高腦潰而卒江表志烈祖曲宴引金鍾賜知詢酒曰願我弟百千長壽知詢疑懼引它器均之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不飲久之樂工申漸高乘詠諧併而飲之至家腦潰而卒二書皆出文寶而不同乃爾按知誥既即位欲除周本自應多方不須如此云醜知詢近是今從之奉

國節度使知建州王延稟稱疾退居里第請以建州授

其子繼雄庚子詔以繼雄為建州刺史

時王延稟既與王延鈞弑其君

延翰兵彊權重建州又居福州上流勢陵延鈞故不復稟命于延鈞而專達洛陽

安重誨既

以李仁矩鎮閩州使與綿州刺史武虔裕皆將兵赴治

赴治者赴治所也

虔裕帝之故吏重誨之外兄也重誨使仁矩

誦董璋反狀

誦火迴翻又翺正翻

仁矩增飾而奏之朝廷又使武

信節度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隍

治直翻

繕甲兵益兵戍之

璋大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綿龍為節鎮孟知祥亦懼

分閭遂為節鎮欲以制東川也故董璋懼綿州逼近成都而前州又鄧艾入蜀之道也武虔裕既刺綿州是亦

有分鎮之漸矣重以傳聞故孟知祥亦懼

璋素與知祥有隙未嘗通問至是

璋遣使詣成都請為其子娶知祥女

為于偽翻

知祥許之謀

併力以拒朝廷

為兩川連兵攻陷遂閬張本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六